



有本版新闻线索
请扫码加群爆料

学中文是为了『扩大我的脑袋』

南非『90后』小伙玩转跨文化人生



范睿杰出差途中在飞机上读中文书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谭洁文 图/受访者提供

“外国人都是来中国捞钱的？外国人要不中国就活不下去？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。”在一条自我介绍的视频中，来自南非的“90后”小伙Kieran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，回应不少网友对外国博主的质疑。

他给自己取了个中文名字——范睿杰，又因为喜欢电视剧《马大帅》中范伟饰演的角色“范德彪”，所以给自己的社交账号取名为“南非范德彪”。出生于南非开普敦，范睿杰于八年前进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攻读硕士学位，毕业后留在中国，几经辗转，五年前开始在上海从事中非贸易工作，目前是南非一家茶叶品牌的大中华区代表。

与外界的刻板印象不同，范睿杰发布的短视频中不乏介绍非洲的视频，从骑着“二八大杠”的卢旺达儿童，再到南非的茶，范睿杰展示的非洲风光多姿多彩。“大部分中国人都觉得非洲是个很穷的地方，很多人也会认为非洲都是沙漠。实际上，非洲有很多不同的语言，不同的人种，不同的食物，也有很多不同的自然环境。”范睿杰告诉记者。他希望能成为中非交流的桥梁，“我的目标是要把中国的历史与文化逐渐介绍给外国人看，再把非洲历史以及有趣的非洲人介绍给中国人看。”

壹 “原来以为中国是个比较穷的地方”

“学中文是为了‘扩大我的脑袋’。”当记者问范睿杰为何学习中文时，他用一句颇有“英式中文”风格的话作为回答。

范睿杰出生于南非开普敦的一个律师世家——从范睿杰的爷爷开始，律师这个职业在他家传承了好几代。“在开普敦的童年充满了阳光和自由，我常和家人、朋友一起去海滩冲浪，爬桌山观景，或在花园里烧烤野餐。”读高中时，父母把他送到开普敦一所男校，精英教育的培养似乎预示着家庭又要诞生一名律师。“不出意外的话，我也应该成为一名律师。”范睿杰说。

然而，范睿杰不想留在南非。“如果自己学习法律，我只能留在南非，但我想去新的城市体验新的生活。”在一次讨论未来人生道路的家庭会议上，父亲担任律师职业压力很大，而妹妹也鼓励范睿杰走一条全新的道路，为她“先行示范”。因此，在大学专业的选择上，范睿杰选择了经济和商务学。“我爸爸劝我不要当律师，因为这份工作的压力太大，而且不如做生意有意思。”

在斯坦福大学就读期间，范睿杰参加了大学的合唱队。2013年，他随队前往上海和绍兴参加全球合唱队比赛。

“我原来以为中国是个比较穷的地方，没想到我完全错了。中国在很多方面都比西方的国家要发达。”初来乍到，他一句中文都不会讲，但是他的初次中文之行让他印象深刻。学习中文后，他学会用一个成语来表达自己当时的心情：“刮目相看！”

在中国的经历不仅让他体验到了现代化的中国，也让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“那次到中国参加比赛后，我决定以后要尽力回到中国生活一段时间，多了解中国文化。”他表示。“我的目的就是要学习中文，因为学习中文才能够打开十四亿人的窗口。”

贰 “我想探索全世界，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可怕”

2013年，范睿杰大学毕业。当他正式开始思考自己将来要去哪个国家生活时，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。他的父母感到不可思议，因为他们眼中的中国“一出门都是人挤人”，儿子能否适应中国的饮食、气候、人文，都是个未知数。但范睿杰很坚定：“既然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过得那么快，我还不如出去探索全世界，无论外面的世界有多可怕。”

一年后，范睿杰赴清华大学中文系学习。刚迈入新环境时，他的内心有些忐忑：“其实去清华之前我非常害怕，我以为没有人会帮助我。”然而进入清华后，范睿杰发现了身边的中国同学都乐意帮忙。“他

们能够考上清华就说明他们在很多方面都很优秀”，范睿杰笑着说，“我唯一的遗憾是，我当时都是跟别的外国人一起学习，所以一开始没有交很多好的中国朋友，如果刚开始的时候能够有更多中国朋友，我学习中文的速度能快上许多。”

从清华大学毕业之后，范睿杰决定留在中国发展。他入职北京中外商桥成为一名市场分析师，帮助境外企业尤其是南非的企业进入中国市场。“南非企业对于进入中国市场都十分积极，而中国市场的潜力让我看好南非产品的前景。”2018年，范睿杰入职南非一家茶叶品牌的中国分公司，“上海有全世界最多的咖啡

叁 “希望中国人少看手机，活在当下”

在范睿杰发布的视频中，他致力于纠正中国人对非洲的误解，并展现非洲的真实面貌。“大部分中国人都觉得非洲是个贫穷、炎热的地方。”他的视频揭示了非洲的另一面：他去卢旺达的首都基加利，记录了那里干净安全的市区街道，“大家都说非洲不安全，但

晚上9点基加利街道人山人海，街道上也没有垃圾。”

在范睿杰看来，中非之间更显著的差异是两地人民不同的生活态度。“虽然非洲许多平民的生活条件未必有中国那么好，但是他们每天都很开心，我很需要学习这一点。”范睿杰告诉记者。他回忆起自己

看到赞比亚部落跳舞时的场景，“非洲人跳舞的时候会进入一种很愉快的状态，那段时间会沉浸在当下，不会想到那些让我们觉得很有压力的事情。”

“希望中国人可以体验非洲舞蹈，多放松，少看手机，活在当下。”

七旬老汉骑行千里 只为看梦中的桥

初到武汉时蒙了：12座长江大桥哪一座才是老连长口中的“万里长江第一桥”？

文/羊城晚报记者 王隽杰 图/受访者提供

陈有银是陕西西安蓝田县人，今年76岁，除了当兵时离开过老家，这辈子都在家乡的黄土地上做一个普通农民。老陈面朝黄土背朝天，一个关于远方的美好想象却在他心头萦绕了半个世纪：当兵那年，来自武汉的连长向他讲过武汉长江大桥“有多美、有多好”，从此之后，未知的美好世界在陈有银心中具象成了那座大桥。

今年8月，年逾古稀的老农民任性了一回，独自骑车1000多公里从西安前往武汉，一路风餐露宿，只为一睹朝思暮想的武汉长江大桥。谁承想，他到了武汉，见了四座大桥，却都不是老连长所述的那一座。为了弥补老人的遗憾，十一期间，武汉文旅部门邀请老人重返武汉，游览“万里长江第一桥”，终于圆了夙愿。

陈有银此举，颇有“老夫聊发少年狂”的意味，而故事的结局，更让人感叹“人间自有真情在”。

心愿深藏半世纪

自1975年从河南开封退伍回家后，陈有银以务农为生，再没出过西安地界。和许多老农民一样，陈有银面朝黄土地挥洒汗水，挣得微薄的收入，娶妻生子、养家糊口；和许多只知五谷的庄稼汉不同，陈有银心头有个“念想”，带来一次又一次离家远行的冲动。

这个“念想”生根在近半个世纪之前。那时陈有银20岁出头，在河南某空降兵部队服役，连长黄火生是武汉人，训练间隙休息时，黄火生爱谈自己的家乡，尤其是那座“武汉长江大桥”多么壮美。连长讲得绘声绘色，陈有银听得发愣：在关中平原长大的他，很难想象一座横跨长江的大桥有多长、有多高。他暗想：“以后有机会一定要去武汉看大桥。”

时光荏苒，近五十年的岁月弹指间过了，陈有银的孙辈都快成年了，他竟还未去过武汉。陈有银有很

多无法离家的理由：田里的庄稼要照管，家里经济条件差、妻子生病离不开人……直到近些年，陈有银和老战友通话，听闻他们出外旅游，称赞大千世界的美好，心里痒得不行，“再不走，怕是要老得走不动了。”

今年8月8日，一个寻常的午后，陈有银终于出发了。这是他精心挑选的时间点：正是农闲时节，妻子的病已经好转，孙子孙女放暑假回家可以帮忙照料，他可以放心离开家一段时间。陈有银特意洗了澡，换上干净衣服，用雨衣包了两件换洗衬衫，最后在兜里揣上这些年攒下的1400元，蹬着自行车离开了家。

陈有银拆掉了老年手机的电池，不跟任何人联系，他害怕家人听说后，要花钱买车票送他去武汉。老汉也没留下张字条，“寻思没几天就回来了。”不承想，这一路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。

风餐露宿骑行路

陈有银出门前作了简单规划：先去河南开封看看老部队，再经郑州，最后到武汉。他每天骑行50-100里，吃饭在路边小餐馆解决，晚上睡觉就铺开雨衣，席地而睡。

这次出远门，陈有银看花了眼，只觉头顶的蓝天更蓝，远处的青山更美，路边的葱郁树木都是老家未曾见过的，“越看心情越愉快，骑得也有劲儿。”一路风景之外，陈有银也难忘路上的好心人：陕西老乡开的面馆不肯收饭钱，路边的骑行少年送了一瓶水，问路时遇到的每个人都热心指点……

在河南开封，陈有银找到了旧日的部队，地址变了，番号变了，人员变了，火热的人心却没变，战士们带着他参观了营房，听说他要到武汉，还送给他一双新鞋。陈有银记得，50多年前他在开封当兵时，满街飘着黄沙，路上行人都不敢张嘴，如今眼前的楼房街道，不知胜过了当年多少倍。

算不清骑了多少天，陈有银终于到了武汉，他问路旁的环卫工：“请问长江大桥离多远？”对方反问：“你要去哪一座大桥？”陈有银不知道，如今的武汉有整整12座长江大桥。他有些蒙，便让路人指认了最近的一座桥，沿江找寻。

“没见过这么大的桥，一共有五层，我连续数了好几遍。”陈有银向记者回忆起他遇到的第一座长江大桥，语气依然激动。这座五层高的钢架桥让陈有银看呆了，他在桥附近转了好几圈，琢磨这一层一层都是做啥用的，“跑车的话需要这么多层吗？让士兵站岗的话一层不就够了？”陈有银到底还是没搞明白。

沿着江边一路走，陈有银一共看到了四座长江大桥，还见到了无人驾驶出租车，“现在的科技也太发达了，没人开车还能跑呢！”正在兴头上，他偶然遇到了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的小孩子。“这怎么都开学了？”陈有银吃了一惊，他在旅途中没有时间概念，只知道自己是8月初出门的，没想到现在已是9月份了，“当时我很着急，孙子孙女开学了，老伴没人照顾了咋办？”

天色渐晚，陈有银在路边长椅上休息，想着明天一早赶路回家。半夜他被经过的洒水车惊醒后，怎么也睡不着，推着自行车步行上路，由于分不清方向，他走入了路边的派出所问路。

民警热情接待了他，一查身份信息却发现，面前的老汉竟是“走失人口”。

重游武汉终圆梦

陈东毅在9月7日夜里接到了警方的电话，没想到自己苦寻一月有余的父亲竟然出现在武汉。陈东毅连夜开车前往，第二天上午就接到了陈有银，休息片刻后就启程回家。

这时陈有银才知道自己“闯了大祸”，不辟而别之后，家里人快急疯了，报了警，发了寻人启事，带着村子里的青壮年在附近找了个遍。

父子二人在武汉相见后，都心存愧疚，没再提“大桥”的事。陈有银怨自己不该任性，给人家添了这么大的麻烦；陈东毅则羞愧多年来缺乏沟通，自己竟然不知道父亲还有这么一个心愿，“他是我们家的老牛，总是自己默默承受，没提过任何要求。”

9月15日，陈有银在老家收到了武汉当地媒体寄给他的“万里长江第一桥”照片，才发现自己在武汉看的四座桥都不是老连长所述的“武汉长江大桥”，老人有些落寞。

失望没有持续太久，陈有银“骑行看桥”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引发关注。十一假期，武汉文旅部门邀请陈有银一家再游武汉。“这次去武汉，是帮爷爷圆梦，一家人也想好好听听爷爷的故事。”孙子陈涛知道爷爷当过兵，却从未听过爷爷提起跟“大桥”相关的事。

重返武汉，陈有银参观了军事博物馆，走了各处景点，当然最重要的是终于见到了萦绕心间半个世纪的那座大桥。才在桥畔驻足，又登黄鹤楼远眺，最后陈有银在长江大桥上走了走，脚踏上去的感觉陌生又熟悉，“这一次，再没有遗憾了。”



陈有银和武汉长江大桥合影

范睿杰